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九

涇 胡承珙

魏

葛屨

序云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姜氏廣義曰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情慢者不得以是詩爲口實也張氏鳳岡詩貫曰此詩末二句直自標題目故不必別立詩柄褊與儉異儉本美德儉之

失乃爲褊褊者瑣屑感迫之謂瑣屑之至則與民爭利汾
沮洳之所以作也感迫之至則貪殘竝進碩鼠之所以歌
也瑣屑感也而徒爲容好修飾威儀則有名無實此園有
桃之所以憂也然比鄭衛之淫靡流蕩畢竟差勝故竝稱
唐魏之風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縹縹也夏葛屨冬皮屨葛
屨非所以履霜正義以縹縹爲稀疏之貌承琪案此說非
是說文巾部云巾相糾縹也又云糾繩三合也糸部云縹
縹也此可知糾爲縹縹之貌故毛以縹縹釋之嚴緝言魏
之男子葛屨旣做而以繩糾縹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奔

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李解引王氏程氏說同范氏補傳亦云男子穿糾糾繩縹之葛屨此皆善讀毛傳者姚氏識各解曰今江東以絲合物皆呼縹縹卽傳說耳集傳因縹字通爲縹戾寒涼意以合下履霜然此四字乃霜空秋氣之云非所以言屨者也

首二句毛不言興蓋以爲賦集傳作興則謂以葛屨之履霜喻女手之縫裳耳承琪案小雅大東亦有此二語彼以貧乏此以儉嗇其意正同皆責賦其事不當爲興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織織也說文織好手貌从手織聲詩曰織織女手段注云毛詩字當作織俗改爲摻非是遵大

路傳曰摻擊也是摻字自有本義孔正義引說文摻參聲此音反訓爲斂操梟聲七遙反訓爲奉是唐初說文確有摻字之證淺人摻操不分而奪摻篆知摻之有本義則知用摻爲攬之非矣承珙案說文戈部戔下亦云讀若詩攬攬女手玉篇引詩亦作攬卽本說文耳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攬此指漢石經則是魯詩亦作攬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攬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摻摻猶攬攬者皆以今語釋古語糾繚疊韻摻攬雙聲韓詩作攬乃以訓詁字代經文耳楊氏旭以摻爲攬之俗字由不知說文本有摻字也段氏謂俗改攬爲摻但毛詩多假借或者假摻爲

織亦未可定耳

易林參摻女手絃
積善織字亦作摻

要之襟之好人服之傳要襖也襟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箋云服整也襖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
之正義曰士喪禮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
有裳執衣如初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
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襖也要是
裳要則襟爲衣領說文亦云襟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
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按勘記云案
要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襖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襖爲裳要
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承琪案箋云襖也

領也在上自當專指衣言裳爲男子之下服斷無又分別
裳要爲上者士喪禮及禭記所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皆
指衣之要領並非一手執衣一手執裳孔疏誤讀禮文乃
爲此說呂記嚴緝皆本之以要爲裳要惟李氏集解曰士
喪禮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襟衣領也皆是衣
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失其宜矣

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襚也當本作要也淺人加衣耳如禮
記玉藻深衣等篇言衣服皆作要禮喪服注曰衣帶下者
要也字不從衣傳本謂此要乃人衣帶下之要非人身要
領之要古人傳注有此義例邾風傳虛虛也亦此例

此說
焦里

堂已有駁正
見毛詩補疏
承琪案古人訓詁固有卽用本字之例獨毛

傳此二條則未必然北風傳仍當作虛徐也蓋虛徐疊韻是當時有此語毛謂詩之虛邪卽漢人之言虛徐也辨已

見本篇此傳要褻也褻字雖不見說文然玉篇云褻褻也

褻帥下系廣韻褻於霄切褻褻又褻普忠切衣褻集韻褻

衣褻也或从系又衣系曰褻類篇同據此褻爲衣系猶今人

言紐非衣裳之要蓋褻與領皆衣之所有故箋云在上又

皆以他物聯合於衣者故箋云屬著之若衣身之要但當

云縫袂纒緝之不得言屬著矣且領與褻褻是用功少猶

今人縫衣者亦以領紐爲易事也說文以小篆所無故不

收此字或漢時通用有之故毛公用以釋詩觀鄭箋褻也領也卽承傳文而以在上及屬著申釋之益知此褻非指衣之要矣

朱氏通義曰集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卽縫裳之女子下章左辟象掃語方順左辟婦入門辟夫不敢當尊也象掃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儀如此而遠可使之縫裳要褻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褻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只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爲大人則佩其象掃如何作男子之服承其案古亦有以美人佳人爲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

有大訓此好人只當作容好解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美色或謂之好是也况象掃兩見於詩一爲宣姜之飾一爲好女之佩以經證經知毛傳不可易也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爾雅釋訓媿媿安也毛傳用雅

義說文媿諦也又用傳義又云媿媿也从女規聲讀若癸

秦晉謂細要爲媿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細而有容曰媿承琪案楚辭七

諫而施媿媿而不得見兮王逸注云媿媿好貌也詩曰好

人媿媿漢書敘傳姣姣公主顏師古謂與詩好人提提音

義同說文姣美女也是古人皆以媿媿爲女子好貌矣檀

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云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蓋毛詩

作提者媿之借字禮記作折者又提之謫字也

汾沮洳

序云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氏以有子字者爲正矣正義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亦作君子儉以能勤惟定本直云其君承琪案毛鄭釋此詩竝無一語及君顏師古等定本每有異字然輒多乖謬孔疏反據之以爲魏君采菜而嚴緝從之虞東學詩且謂康成泥於其君立說豈竟未一檢傳箋乎

嚴緝云或以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

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皆爲衛風而魏與唐異知魏風非晉矣圃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姜氏廣義曰地理志汾水出太原西南入河王氏謂入河之處卽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也安得言汾者卽爲晉地哉吳有太宰陳鄭宋魯亦有大宰鄭有少正魯亦有少正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必無之承琪案類濱詩傳以魏風爲晉詩范氏處義遂據此詩汾水晉地公行晉官爲說然班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

魏譜正義引此

側作干

此爲詩作於魏世之明驗齊之公行亦見於荀子大

略篇有公行子之之燕

楊倞注孟子公行子趙岐注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

自不

得因此二者斷此詩爲作於晉既并魏之後也

彼汾沮洳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錢氏獻之曰地理志

汾陽

在今太原府嵐縣西南三十里

北山汾水所出山海經以爲管涔山

也

在今忻州靜樂縣北百四十里

淮南子作燕京古燕管字聲相同京涔

相轉水經注曰燕京亦管涔之異名說文汾水出晉陽山

或說出汾陽北山案後說是也晉陽山晉水所出無汾水

承琪案鄭注周禮職方亦云汾出汾陽山海經謁戾之山

東三百里有沮洳之山郭璞注引詩彼汾沮洳王氏稗疏

據之謂沮洳山名非漸洳之謂今案水經注引山海經云

淇水出沮如山則沮當作如山在今河南輝縣與汾殊不相涉詩之沮洳與下一方一曲同義若汾沮洳以水與山連言之不成文理劉帝臣曰汾沮洳卽左傳所謂汾隈也郭注山海經以詩之沮洳爲山名謬矣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桺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會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云子如楮實而紅故冀人謂之乾絳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承琪案陸佃所云似指爲爾雅之蘼莓

廣志引切韻音茂

然蘼莓藤生惟子甘酸可食

與毛傳言菜者不合陸疏亦祇言菜可爲羹未及其實不
得因乾絳之名附會爲葍齊民要術則以莫爲爾雅之葍
月爾引詩義疏云葍菜也葉狹長二尺會之微苦卽今莫
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此所引義疏未知何家以
莫爲葍亦無他證惟錢氏潛學堂荅問曰爾雅無莫草孫
淵如校本草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
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須菴蕪亦卽詩之莫陸璣所云酸
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撫孫說得之

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韓氏怡曰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

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限量皆由其君儉不中禮是以居官者亦不知足世俗且以爲美而詩人美之正所以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卽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非盡美之詞下二章美如英美如玉猶言虛有其表也孔疏以爲其美如是信無限度殊失箋意王氏總聞曰采莫采桑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諷之之辭也韓詩外傳引此詩極言君子之美有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語何氏古義遂以彼其之子爲指賢人刺晉君疏公室而信任卿族故因汾水之間有隱居不得位者以采莫采桑采黃起興然外

傳斷章似非本旨田閒詩學曰春秋世卿雖有賢者在下豈能驟用之於上位其信任卿族不獨晉爲然也何刺之有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殊異乎公行傳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耗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正義引左傳

宣二年杜注

以耗車爲公行之官因謂傳有公族餘子公行詩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陶定山曰周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諸侯亦

疑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
主從行左傳官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
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
晉有餘子公族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
公路箋引趙盾爲耗車之族案耗車是兵車非路車兵車
主行路車主守或卽以餘子爲公路觀周官小司徒大故
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可見承
其案公路公行當是兩官耗車服虔以爲戎車之倅路爲
車之大名主耗車者不當名爲公路箋說似未可據又左
傳先言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

卽位始立此三官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亦皆以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旣云同姓不得以卿大夫之子爲之末章傳云公族公屬亦謂公族屬也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黃氏元吉曰正義云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說固詳矣然餘子所掌之政據左傳注祇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其職甚簡卽以之主君路車宐亦可辦安知不掌公車乎左傳自有餘子公行公族三官而詩分公路公行公族爲三章自當卽以公路爲餘子不然詩人何分一官爲

兩章而一官祇一章乎承琪謂公路公行周官無文不得不以左傳釋之然魏制亦未必盡同於晉惟三章自當各爲一官必謂公路卽公行則孔疏之泥耳

言采其蕒傳蕒水鳥也正義曰釋草云蕒牛脣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蕒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會之稽古編曰爾雅蕒牛脣郭注不用陸璣澤蕒之說爾雅別有渝蕒郭注云今澤蕒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辨之甚悉以爲蕒非澤蕒其說當矣承琪案李氏集解亦引陳蕭注本

草謂蕒非澤瀉然神農本經澤瀉一名水烏與毛傳釋蕒者同說文蕒水鳥也正用傳文陸疏自爲有據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此爾雅牛脣之名以其形似耳爾雅一物數名者甚多不得因既有榆葛遂疑蕒非澤瀉郭注云如續斷寸寸有節者不知當今何草王氏稗疏以爲牛膝亦未見的據不如陸說爲長

園有桃

序云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園小而迫而儉以畜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正義雖云園小而迫以下於經無當然序不過推原作詩之由耳鄭箋

乃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
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承琪案魏風葛屨刺福
汾沮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嗇
者性必貪其勢然也若果薄稅省用則必無重斂之事矣
何反不能用其民乎諸詩雖未必盡屬一君然箋語實多
窒礙正義曲爲解說非也

園有桃其實之穀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穀園有民得其
力按勘記云傳穀字小字本相臺本作食案食字是也此
傳以食解穀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爲穀正用
傳承琪案經文穀當本作有

釋文穀本作有初學
記二十四引作有

賓之初

筵傳穀豆實也以與核對文此但以食解穀卽彼箋云非穀而食之曰穀也說文肴啖也蔡邕注典引云肴食也呂記引傳文亦作圃有桃其實之食

秦畱仙毛詩日箋曰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或謂二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亦未必然承琪案集傳云言圃有桃則其實之穀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此蓋疑篇中不見用民力意故以上二句興下二句改心之憂爲心有憂黃氏佐遂謂兩有字相應爲興然經文未嘗有兩有字也許氏名物鈔以此詩爲無義之興是三百篇不過信口亂道何以爲經不知詩以圃桃可食興民

力可用取義深隱故毛以爲興呂記引朱氏說以傳文爲比又與比顯興隱之旨冥矣

不知我者按勘記云唐石經作不我知者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承琪案李黃集解范氏補傳呂氏讀詩記戴氏續詩記許氏名物鈔皆作不我知者惟蘇氏詩傳王氏總聞朱傳嚴緝與相臺本同當從唐石經爲正

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承琪案鄭風豈無他士傳云士事也此

不言者當卽以士爲人臣之通稱箋釋爲事者蓋以序言大夫憂其君不當自稱爲士然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猶言公卿尙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臣通稱之下章士也周極與氓詩語同傳皆訓極爲中彼以士與女對此自不當訓士爲事季氏本以士爲未仕之稱亦可不必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卽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何爲卽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承琪案毛以彼人指不我知者則子亦當

斥彼人謂我之謂釋經曰字其釋文音基何其與何居同
史記集解引鄭注尙書若之何其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
聲如姬與檀弓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
助也正同毛意蓋云彼人豈果是哉而子乃謂我欲何爲
乎正義述毛以爲彼人又言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
其爲乎旣於經文是哉上增君之行三字又代彼人目憂
者爲子皆失毛旨鄭箋乃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
所爲憂者旣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
此憂之何乎此解迂曲不如傳義爲勝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

念之以自止也鄭意似以宐釋蓋蓋與益古字通爾雅釋
詁益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孟子
蓋亦反其本矣趙注蓋當反王道之本蓋當猶合當也與
此訓蓋爲宐同蓋亦者猶益亦也王氏經傳釋詞曰凡言
益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益亦求之益求之
也昭元年子益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益遠績而大庇
民也吳語王其益亦鑑於人益鑑於人也孟子益亦反其
本矣益反其本也據此蓋亦勿思爲作詩者自言其止而
勿思耳後儒則皆以勿思指不我知者言之義亦可通

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許氏詩深曰詩稱猶來無止猶來無棄則其遠行從役必有不得已於此者矣然作詩之意主於思親非若揚水鵝羽爲刺其上而作故以孝子書之鄒氏忠允曰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陟彼屺兮傳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

三蒼字林聲類
並云屺卽屺字

說文釋名皆與爾雅

同與毛傳異詩正義以爲傳寫之誤釋文云王肅依爾雅後儒亦多以爾雅爲是段氏詩經小學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芟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屺有陰

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毛公所據爾雅似勝毛又曰父
尙義母尙恩則屬辭之意可見矣許宗毛者也疑有無字
本同毛後人易之承琪案段說是也韓昌黎集注引施士
丐詩說云山無草木曰岫此所以言陟彼岫兮無可岫也
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此說申毛亦善終南有紀有堂紀
崔集注本作岫見正義毛傳訓紀爲基基者根基也易箕子
釋文引劉向作菱滋史記律書云箕者萬物根棋此亦可
爲有草木名岫之證

父曰嗟子子顧氏詩本音引李因篤曰父曰母曰兄曰皆
至行役爲句而子季弟於句半爲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

爲讀也承琪案此有見於子季弟之爲韻而仍以父曰至
行役爲句所云句半爲韻詩中似無此例不如段氏曰此
五字句父曰嗟子子子與已止韻次章季寐棄韻三章第
偕夙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此說直徵

行役夙夜無已箋云無已無解倦承琪案鄭以此詩三曰
字爲行役者思其父母兄戒己之言無解倦者戒其解倦
也觀次章傳云無寐無者寐也其爲戒詞尤明箋意實本
於傳集傳以爲其父母兄思念之詞夫無已無寐尚可爲
閱其勤勞不得止息至三章云必偕殊與閱勞語意不合
此自是以失伍爲戒而乃云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

毛詩後箋

卷九

十五

如語殊牽強故當以傳箋之說爲長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毋已是魯詩亦以爲禁戒之詞毛詩假無爲之耳

上慎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刻時嚴緝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上官上工之上姜氏廣義曰旃之也上慎旃猶云往慎之不必改爲尚承琪案隸釋載石經殘碑作尚是魯詩本作尚尚者庶幾也毛詩以上爲尚之假借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尚覲禮尚左注古文尚作上此可見古文多借上爲尚論語草上之風孟子作尚論語亦古文也又足爲毛詩多古文之證蘇氏詩傳訓上爲尚呂記朱傳從之是也

猶來無止猶來無棄毛鄭於止與棄皆無訓集傳以止爲
外則止而不來棄爲外而棄其尸是與末章無外一意然
不如李解引左傳見獲於敵爲止及呂記云母尚恩故曰
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二說較勝方氏詩補正云曰止
曰棄者體父母之心不忍正言子之外但恐其久止於外
或見獲而棄在他國耳於兄始正言之

十畝之閒

序云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風言
刺時者二篇圖有桃序云不能用其民傳云國有民得其
力語正相應此篇序但云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後備或疑

國小民多未見可刺承琪案首章傳以閑閑爲男女無別可見魏以削小之故自安僻陋禮教不興苟且成俗乃至男女無別所以可刺傳意蓋以經中所言不僅刺其削小鄭箋乃專以削小解經耳

十畝之閒兮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二面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此不過以見其國之小耳鄭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蘇傳疑一夫十畝無以爲生橫渠張氏謂周制國郊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朱傳卽本此爲說呂記則云

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無井授之田徒有近郭園廬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廬十畝魏旣削小豈容尙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况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嚴緝又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爲五畝之宅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亦不必屑屑求合李氏集解曰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闢國百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十畝亦此類也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承琪案下章
泄泄爲多人之貌此閑閑義當略同惟其地隘人多故閑
閑然男女無別莊子齊物論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引
簡文云閑閑廣博之貌閒閒有所閒別也然則廣博者無
所閒別與此傳閑閑爲無別義亦有合皇矣臨衝閑閑傳
云閑閑者動搖也此閑閑往來者亦羣動紛紜之意故廣
雅云閑閑盛也

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
而其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其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
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承琪案此疏極是

毛傳每有此法前以閑閑爲往來貌往來卽合下還兮逝兮而總解之且男女無別卽可見其多人泄泄多人又可見其無別二傳亦互相足也正義又云言之閑則一家之人下章之外地旁徑路行非一家故泄泄爲多人貌此則未必然耳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說文咄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咄咄言部譁多言也引詩無然譁譁毛詩大雅作泄泄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與孟子同說文曰部沓下云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爲多言之貌多言由於多人故此傳又以泄泄爲多人也

伐檀

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范氏三家詩拾遺曰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其食謂治身也文選

曹植求自試表潘岳關中詩傳咸贈何劭王濟詩

注引韓詩薛君章

句曰何以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又

司馬相如上林賦

注引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

王也案孔叢子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與孟子荅公孫丑意同毛詩序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承琪案范說非足董薛諸義皆止說章

末二句耳全詩之旨自以序傳爲正漢書王吉傳吉上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鶩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亾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學韓詩者見儒林傳其以伐檀爲刺不用賢正與毛詩義同不獨張揖也

毛於章首三句雖不言興然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則其爲興體明矣箋本序文以首三句爲君子不得進仕中四句爲在位貪鄙無功受祿末二句君子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詞旨明白無可易者後儒或謂伐檀河干玩清漣以自樂呂記嚴或謂伐檀河干遇清漣

而無用

范傳朱傳略同

直以首三句爲賦意味索然矣又謂中四

句爲君子厲志之詞則於曰胡曰爾詰問指斥語氣不合且旣爲自耕而食安得有三百之多乎末二句又以伐檀會力爲不素餐則於義甚隘與孟子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之言悖矣考義玩辭故知傳箋不可易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放齋詩說曰三百廛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當四萬五千石許氏詩深曰三百廛大國之卿田也每井八夫每夫一廛助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出焉故以廛計之重民

力也大國卿田三千二百畝其三百二十廛言三百舉成數也何氏古義曰易云其邑人三百戶論語稱伯氏駢邑三百蓋下大夫食邑制也此云取禾以食邑所入言耳承琪案三百廛自只舉其所食有三百夫之入約略言之若如放齋云三萬畝固非人臣之制卽如許氏準以大國之卿而魏在當時又不得爲大國也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傳貍獸名箋云貉子曰貍貉當依爾雅作貉說文貉似狐善睡獸也段注云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此貉字今字乃皆假貉爲貉造貍爲貉說文貉豸種也並非獸名又云貍貉之類則由轉寫譌舛釋獸曰貉子

貍然則當云貍貉之類矣陳氏稽古編曰李時珍本草云
貍與獾同今狗獾也彼見埤雅言獾貉同穴而說文以貍
爲貉類故爲此說耳不知獾乃野豕亦見說文獾卽爾雅
之獾耳非貍也承琪案今說文獾獸也獾野豕也段注據
夙部引爾雅狐狸獾貉醜獾作獾知獾獾一字獾乃獾之
或體野豕也三字後人所加今考鄭注地官草人云貍獾
也賈疏引爾雅獾子獾或曰貍然則李氏以貍爲獾似非
無據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
秉之數正義云詩內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傳箋

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塵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
太多不類故爲禾乘之數乘把也謂刈禾之把數漢徐岳
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
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者
十十變之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
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
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張鷟
注云詩云胡取禾三百億兮毛用中數鄭用下數鄭注以
數爲多故合而言之韋昭注國語曰賈唐說皆以萬萬爲
億今數也後鄭十萬爲億古數也詩正義因謂傳以時事

言之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王制正義云尹文子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鄭氏所用毛詩傳數萬至萬爲億

此周漢傳文

是大億也承琪案三百億爲禾秉之數蓋指其露

積者而言楚茨我庾維億傳云露積曰庾疏以一庾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非倉所能容故爲露積然則三百億者亦極言其露積之多萬萬十萬皆屬約略其辭不比出於田而貯於倉者數有定限無庸疑其與上塵下困之數相遠絕也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獸三歲曰特盧氏召弓曰齊傳曰

三歲曰肩幽傳曰三歲曰豨矣則此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承琪案盧說是也古字三三皆積畫故傳寫多誤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此或別有師承與毛互異耳

不素飧兮傳熟會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鄭以爲魚飧之飧則非傳所云熟會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會言人旦則會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會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承琪案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饗傳云熟會曰饗又豈謂禮會之饗乎蓋毛於饗飧皆謂熟

而可食者若掌客之飧饗與常會不同且多生腥不盡熟物也故大東有饌簋飧傳云飧熟會調黍稷也此飧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會專屬黍稷正由牲牢不皆熟物故耳尤可見此但言熟會者必非指禮會之飧矣釋文引字林飧水澆飯也正義以此爲說文今說文飧餽也从夕食且言飧爲飯之別名試卽以飯言之又豈得謂非熟會乎傳義本通無庸改易

碩鼠

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會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賊氏學標曰韓外傳於接輿去楚

伊尹去殷田饒去魯竝引此詩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擊
牛角疾歌高誘注云歌碩鼠也馬融傳注引說苑甯戚擊
車輻而歌碩鼠

今說苑善說篇作歌顧見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自是碩鼠之謔

蓋相傳

以此爲賢人去國之詩承琪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未有履
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
作此詩正意自因重斂民不堪命甘心流亾其引以證賢
人去國者緣詩中有適彼樂土云云耳未必爲此詩所由
作也至史記集解引應劭所稱南山矸白石爛者以爲甯
戚之歌其詞氣似是後人擬作藝文類聚別載甯戚歌一
首末云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亦僞託之詞

劉向高誘以所歌爲碩鼠必有所據碩鼠在齊桓時已有亦可證魏詩之不作於晉世矣

碩鼠碩鼠箋云碩大也案碩鼠卽爾雅之鼯鼠亦卽易之鼯鼠鄭氏箋詩但以大鼠釋之其注易晉九四卽引此詩作碩古字本只作碩可知又九家易曰鼯鼠喻貪謂四也翟元曰鼯鼠晝伏夜行貪猥無已皆足爲詩序之證詩正義云舍人樊光注爾雅同引此詩亦卽以鼯鼠爲碩鼠蓋爾雅所列十三鼠惟此鼠最大故謂之碩鼠

玉篇鼯鼠鼠也鼯亦大義

說文以鼯鼠爲五技之鼠此則荀子之所謂梧鼠雖不妨

有鼯鼠之名然荀許皆未嘗以爲詩之碩鼠自孫炎注爾雅以鼯鼠爲五技鼠詩正義遂云舍人樊光亦同此應說也陸氏詩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此又於鼯鼠之外別有所謂大鼠者而所云或謂之雀鼠郭注爾雅鼯鼠卽云關西呼鼯音雀鼠是郭氏已不從其說孔疏猶泥於碩鼠字殊當從陸說誤矣至崔豹古今注云螻蛄亦名鼯鼠有五能而不成技此更與詩無涉無論螻蛄不得有五技亦豈能食禾

黍者乎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惠氏古義曰貫魯詩作宦外傳云入宦于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貫當讀爲宦釋文徐音官此宦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蓋本爾雅而與宦義亦通承琪案說文宦仕也大雅文王有聲云武王豈不仕傳訓仕爲事然則宦訓爲仕亦有事義魯詩作宦仍當同毛義爲事耳

婁壽碑謂

宦卽貫字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傳引此詩首章疊適彼樂土二句次章同新序節士篇引三章亦同宋氏綿初曰今毛詩作樂土樂土按文從韓詩爲得承

琪案嚴緝云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今謂古人疊句乃長言嗟歎之意祇疊樂土二字九見悲歌促節不必改毛從韓

爰得我直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戴氏詩考正曰箋與傳相足其說是也論語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或謂什而取一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說亦可通集傳訓直爲空未知所本

莫我冒勞箋云不冒勞來我集傳云勞勞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案釋文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是當讀爲勞還帥之勞若謂不以我爲勤勞則於冒字不可通矣

毛詩後箋卷九終

毛詩後箋卷十

涇 胡承珙

唐

蟋蟀

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陳氏稽古編曰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正與序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卽序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時人古詩亦名雜詩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爲西京時人作也此時毛學未

行而詩說已如此序義有本可知矣承琪案孔叢子引孔

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左傳

襄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

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此皆以儉爲美

德漢書地理志曰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

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

其邁宛其外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

之中念外生之慮可見諸詩皆欲其奢儉得中原非專爲

刺儉後漢書馬融上廣成頌云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

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

諷以大康馳驅之節顏師古注言僖公以大康貽戒昭公

以不能馳驅被譏馬融傳毛詩者其言與班志合蓋此詩
因刺僖公儉不中禮故全篇皆言中禮之事中禮則樂而
無荒仍不害其爲儉不中禮則不可謂儉祇見其不樂而
已經之大旨如此每章前四句似爲荒樂者代述其言後
四句又似戒其耽於逸樂其實不然前謂吾君亦姑行樂
毋於儉後則謂樂自有節乃是奢儉得中耳所云憂深
思遠者正在於此鹽鐵論通有篇引孔子曰不可大儉極
下此蟋蟀所爲作此尤足見序說之古不止如稽古編所
引枚乘傳殺之言也

歲率其莫正義云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九月在戶此言

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莫而云歲聿其莫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莫耳謂十月以後爲歲莫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莫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云歲聿云莫其意與此同也陸堂詩學曰據邠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其莫可證晉用夏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據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證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

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何氏義門讀書記則據僖四年十二月左傳稱申生縊於新城而經書其事於五年春傳自注云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蓋經必來告乃書左氏特發此爲例以後傳載於前經書於後皆準諸此豈可云晉用夏正且告有遲速亦有卽告於當時者僖五年經書冬晉人執虞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書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月日無不同知晉自叔虞以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因以闕竹書之說及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歷之誤承琪案莫者晚也九月以後自秋徂冬歲事已晚不必定謂

歲終似可無泥於周正夏正之異卽以晉詩而論糲之三星在天毛以三星爲參在天爲始見東方謂秋冬爲昏姻正時此亦據夏正言之蓋三正通於民俗十五國風皆然非必由莊伯改用夏正之故也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稽古編曰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晉范宣子責戎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職皆訓主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旣訓職爲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以爲職任之義自相反矣承珙案歐陽本義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

外蘇氏詩傳云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蓋皆以職爲職
事爲集傳之所本然經言職思其外不言思其職外若以
職爲職事則經文爲不辭矣

山有樞

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呂記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
飲樂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
之爲愈所以激發之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嬖
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末
章尤可見胡氏允嘉曰是時昭公弱不自豎桓叔強且漸
逼若朝生之齒夕而卽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

勢百務積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甯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入也無緒故喟然曰與其齷齪以待亾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欲亾之氣詩人語苦而意促迫矣朱氏通義曰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亾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詞不直斥昭公託爲同儕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爲迫切朱子乃以爲蒼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筵筵引來日大難之類此何關於理亂者而夫子錄之乎承琪案蟋蟀本非行樂之詩若又以此爲蒼前篇之意則前篇尙以好樂無荒爲戒而勸之

者乃遽恍以夙期將至他人且來是欲相率而入于流蕩放曠之域尙得爲陶唐之遺風哉

山有樞釋文樞本或作藎烏矣反爾雅藎莖郭氏引詩作山有藎漢地理志山藎師古曰藎音甌段氏詩小學曰石經魯詩作藎毛詩當作藎亦作藎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按勘記云說文藎下云草也不以爲樞莖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志山藎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藎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藎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藎字承珙案按勘說是也隸釋載魯詩作藎者亦字之借藎本草名非木類說文藎艸也爾雅

音義引說文烏蘆艸也廣韻烏蘆草名本說文郭璞注爾雅莢亂云江東呼爲烏蘆此不得言山有明矣爾雅作蘆者其从艸是後人所加然則此字毛詩本用戶樞之字但其讀則烏侯反此以音爲別者耳

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婁牽也盧氏召弓曰孟子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劉熙注摟牽也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摟據馬融訓牽則毛詩蓋本作摟承琪案曳者說文云曳曳也曳曳卽牽引之意說文又云摟曳聚也是摟有曳義故傳云婁亦曳也

宛其舛矣傳宛舛貌案宛與蘊與鬱聲義皆通宛有蘊結

之意又近鬱幽之稱故傳以爲夂貌釋文云本亦作苑淮南本經訓百節若苑注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又倣真訓形苑而神壯注云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此尤足爲毛傳夂貌之證秦風宛在水中央箋云宛坐見貌此爲思見其人而言之集傳乃用以釋此篇之宛於義疏矣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愉愉取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漢書地理志引詩它是愉文選西京賦鑿戒唐詩他人是愉薛綜注引詩同說文愉薄也恍愉也鹿鳴傳亦云恍愉也定本作愉是愉爲愉之本字說文愉巧黠也義稍別而國語晉語愉居幸生賈山至言愉合取容及漢志

張賦皆以媮爲偷蓋康成時以愉爲愉樂字恍薄字則作
愉或作媮故鄭隨俗改愉爲偷使人易曉猶召閔不云自
頻卽水頻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爲濱也承琪案說文心部
愉薄也人部恍愉也無恍字臧引作恍愉也誤又媮訓巧
黠當爲偷之本字臧以愉爲偷之本字亦誤考說文憫愉
也愉薄也憫本閒靜之意則愉薄也當如段注作薄樂也
故愉下引論語私覲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
也引申之爲凡淺薄之稱故恍又訓愉如鹿鳴示民不恍
之訓愉周禮則民不愉皆是若女部媮爲巧黠故引申爲
媮盜古無偷字當卽作媮毛於此詩訓愉爲樂是用其本

義鄭自以三家詩有作媮者遂讀媮爲偷然毛於首章言樂次章言安語有次第鄭以是媮爲偷取是保爲居則次章與末章入室意義無別故應從毛爲正

山有栲傳栲山樗稽古編曰案栲山樗也樗臭樗也樗乃

栲之或體書禹貢作栲左傳作栲俗書爲樗

見莊子別一木又名樗式

切閩樗栲栲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云樗皮細肌實而

赤娛葉香甜可茹栲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亦

盧大爪之如腐朽陸謂山樗不名栲然栲之爲山樗爾雅

說文毛傳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栲云从木尻聲苦

浩切陸疏云許慎栲讀爲糗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

字叶柎陸語應不謬承琪案栲名山栲而實非栲類郭注爾雅云似栲者或謂其葉及皮色之似耳幽風小雅毛傳皆云栲惡木也此詩取與於山隰之木可爲材用不應及栲且此及小雅皆以栲柎並舉柎旣彊韌中爲車輞則陸疏以栲爲栲櫟皮厚數寸可爲車輞者近之陸氏又言許慎栲讀爲糗今人言栲者失其聲不知柎从尻苦刀切聲未嘗不可讀栲亦未嘗不與柎叶也

隰有柎傳柎櫛也說文無柎字櫛說文作櫛云梓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榦之道七柎爲上櫛次之合先鄭注周禮櫛讀爲億萬之億與陸疏官圓種

之正名曰萬歲者合或謂說文自有櫨字云杫也从木意
聲杫下云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杫榦栝柏或从熏作櫨
又云杫古文杫櫨既爲杫杫又作杫故爾雅毛傳皆云杫
櫨段懋堂曰玉篇杫下無杫字依汗簡所載當卽杫之變
體屯旁側書作丑非从子丑之丑韻會云說文作櫨今文
作杫可知櫨櫨爲一不必別有櫨字許無杫字豈其字正
作杫俗作杫與承珙案爾雅毛詩之杫古人蓋卽借手械
之杫字爲之後人始寫作杫然郭注爾雅云關西呼杫子
是詩人所詠至晉尙有其名郭又云杫似棣細葉材中車
輞一名土榿考山海經西山經英山其上多杫榿大時之

山下多柎樞每以柎與樞連言說文樞枋也枋木可作車然則柎與樞亦同爲彊韌有用之木可知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據此是陸據定本孔據或作本今注疏本乃以陸改孔耳盧氏召

弓曰文選

二十

李善注引詩弗擊弗考承琪案御覽

五百八

二引山有樞曰子有鐘鼓不擊不考此皆同或作本毛傳考亦擊也與上文婁亦曳也同例陸必以或作本爲非恐未然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承琪案詩所謂刺其君者非徒
刺之已也必實有愛君憂國之心而事有不容顯言者故
其慮深其情切而其詞轉隱或且有詭詞以託意反言以
著事者如此詩託爲叛者之辭云既見桓叔而樂又反言
聞命而不敢告乃正所以告之此所謂主文譎諫風人之
旨也鄭風之叔于田大叔于田皆刺鄭莊而詩詞反似言
叔段之美與此揚之水椒聊皆刺晉昭而詩反似言桓叔
之美者同意蓋其美者非真美也彼以大都耦國擊子傾
宗而爲人所歸附如此爲之上者任其包藏禍心而不早

爲之所其可刺孰甚焉故此序云刺昭公是國史推見至
隱之語其下云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乃是
據事直書鄭箋泥於此文遂有桓叔除民所惡民得以有
禮義之說嚴緝云昭公時晉人之心尙未渙散其樂從沃
者沃之黨耳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
敢以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
其說最爲當理後儒多從之者今考毛於國風三揚之水
惟鄭風有傳此及王風皆不明興意然其於白石鑿鑿云
鑿鑿然鮮明貌次章云皓皓潔白也三章云粼粼清澈也
皆不過謂激揚之水微弱無轉石之力徒使之鮮明潔白

以興昭公微弱無制桓叔之權徒坐視其彊盛而已鄭箋以揚水喻桓叔白石喻民既與王風所云激揚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鄭風喻忽政教亂促者自相乖異卽案之本詩亦多不合固未必得毛旨也至傳於末章云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所謂善政命者當如齊陳氏厚施之類潛通逆黨收拾人心詩人見微知著故曰聞之而不以告人者正所以告之也

秦氏詩測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褚炤所云不知汝家司空以一家物復與一家亦復何謂也云何不樂云何其憂則如徐廣所云君爲宋朝佐命身爲晉朝元老悲歡故是

不同前二章已有微詞不特末二語爲發潘父之邪謀也
凌氏濛初云素衣朱襪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
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
事耶謬意此陽雖爲沃陰實聳晉猶斯養卒所云名爲求
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承琪案以上數說似頗得詩人微婉
之旨集傳以爲叛者所自作天下有欲叛之人而乃爲此
以自彰其事乎且叛人之詩又何錄焉此不煩言而破者
也

素衣朱襪傳襪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案傳似當作襪
黼領也用爾雅文說文襪黼領也从衣異聲詩曰素衣朱

襪卽全用毛義毛旣訓襪爲黼領故下卽引郊特牲之黼
黼丹朱中衣而於次章之素衣朱纁但云纁黼也其義已
明釋文云纁音秀衆家申毛竝依字正義云傳意纁得爲
黼者繪是畫纁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纁初刺一色
卽是作纁之法故纁爲刺名傳言纁黼者謂於緇之上纁
刺以爲黼非訓纁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纁刺黼文以襪
領是取毛纁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纁字義亦通也
此疏申傳甚諦鄭據魯詩素衣朱綃破纁爲綃正義云考
工記白與黑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纁若五色聚居則白黑
共爲纁文不得別爲黼稱纁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纁字也

言卷之三十一
十一
故破繡爲綃承琪案繡旣爲刺繡自不妨與黼連文漢書
郊祀歌黼繡周張賈誼傳美者黼繡皆以二字連稱故不
必破繡爲綃也

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游戲舉沃
黃氏生義府據呂覽高誘注訓襍爲表遂謂朱襍非領不
知郊特牲繡黼丹朱是二事繡黼爲黼領之襍丹朱當從
鄭注爲中衣之純經傳未有言中衣以朱爲表者詩之朱
襍亦祇謂中衣以朱爲緣以黼刺領首章之襍次章之繡
其義一也至黼領爲襍亦自有表裏之義鄭注士昏禮卿
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賈疏未詳其制孫炎作

襖領方言襖謂之襖郭注卽衣領也襖卽玉藻深衣之袷
袷者交領也鄭注深衣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說文
襖襖領也襖下云一曰次裏衣方言緊袷謂之襖彼注云
卽小兒次衣也漢書廣川惠王傳曰姬榮愛爲廣川王去
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
據此知黼領之制如小兒次衣蓋別以綺縠爲之加於領
上故謂之襖領又謂之襖亦取義於表襖也士昏禮女從
者畢袷元纁笄被穎黼注云穎禪也士妻始嫁被禪黼於
領上言被明非常服此可見婦人黼領亦別施於衣上與
男子同也

說文糸部彙頸連也玉篇作領連謂與頸
同字領連者聯領於衣卽偃領之義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
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
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承琪案此說微誤漢書地理志河東
郡左邑莽曰兆兆當作洮亭聞喜故曲沃晉武公武公當自成侯自晉
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考武帝本紀云將幸緱
氏行至左邑桐鄉聞南粵破以爲聞喜縣今左邑在聞喜
縣東三十里桐鄉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四十里鄭注
以左邑爲詩之鵠則是以爲卽故曲沃非也但二地相去
不遠故傳祇以鵠爲曲沃邑正義謂都在曲沃旁更有邑
者得之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段氏詩經小學云荀子臣道篤迫
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
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
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按所引卽此詩異文前二章
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晉臣之業在揚
水卒章之四言者恐漢初相傳有脫誤臧氏在東曰杜注
左傳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爲一言也承
琪案關雎正義云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
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此又與杜注異且以四言爲第四
句非謂一字一言似較杜注爲合然傳箋皆云不敢以告

人此所引無以字不知傳寫脫誤抑別有此本歟

椒聊

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嚴緝云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桓叔可矣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阮氏擊經室集曰椒聊聊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棣字鄭箋云一棣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棣也之訓矣爾雅云椒棣醜棣棣卽棣也又云杓者聊杓

亦卽棟也詩兜觥其斛斛毒作觥斗求通也是爾雅此句
專爲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安爲語助之
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段氏詩經小學曰傳
不以聊爲語辭椒聊疊韻單呼曰椒衆呼曰椒聊毛詩明
辨錄云爾雅杓者聊郭注未詳又曰檄大椒又曰椒檄醜
朮合觀之大椒名檄小椒名杓杓一名聊杓與朮同可以
爲聊字非語助之證承璣案此以小椒名杓雖未有據然
固知椒聊之卽杓者聊矣今考本草經蔓椒一名家椒名
醫別錄陶注云俗呼爲檉檉卽杓字

毛詩南有檉
木韓詩作杓

杓亦卽

棟字鄭箋之棟自是釋經之聊亦必毛傳已作椒棟也故

但云今一椽之實耳楚辭九歎云懷椒聊之葢葢兮王逸注云椒聊香草也詩曰叔聊且葢葢香貌據此益可見聊非語助至王逸以爲香草者猶說文以茱入艸部蓋草木散文得通耳

虞東學詩云馮復京曰椒樹種不一秦椒色黃黑似蜀椒而大卽爾雅檄也蜀椒則陸疏所謂似茱萸有刺者皮紫赤色晉地近秦當指秦椒聊爲語助集傳本陸疏然聊旣語助且又語助恐難成句按爾雅科者聊說文科高木也疑卽椒之高大者承琪案山海經北山經云景山其草多秦椒郭注子似椒而細葉草也考水經注涑水又與景水

合水出景山太平寰宇記云景山在聞喜縣東南十八里據此則馮疏以此椒爲秦椒說似可通秦椒本經列木中品而山海經以爲草亦散文則通耳虞東引枙爲高木以此椒爲楸則不知枙卽楸字無庸泥於高木之說至何氏古義云檠梅名枙其枙者名聊聊卽枙之高者與椒爲二物此說尤爲臆撰

蕃衍盈升文選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善注並引詩作蔓延盈升此所引疑三家詩蔓延與蕃衍聲同字通耳又李注兩引詩下皆有美其繁興四字疑亦三家詩傳之語古人取於椒者祇以其蕃衍如後漢紀注引漢官

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又第五倫傳注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皆是鄭箋欲合沃盛反常之喻轉謂椒性少實蕃衍者非其常恐非詩意

箋云今一株之實蕃衍盈升正義云知蕃衍盈升謂一株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裹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株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承珙案爾雅茱椒醜茱與櫟其實林之林義同而微異櫟之林彙自裹者一株祇一實若椒櫟之茱則郭注云茱萸

子聚生成房貌說文朶朶椒裏如裘也皆謂其實叢生攢
族爲朶耳鄭樵注爾雅云此類結子成毳朶是也箋云一
朶者乃借櫟實之朶爲之孔疏誤以一朶卽今椒之一粒
故云一裏之內惟有一實則所謂實者乃椒目矣夫椒之
一粒焉得言朶今椒與朶黃皆多實結聚成朶詩人正因
其蕃衍故以取興何得云假多爲喻非實事乎

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朋黨釋文云王肅
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鄭云不朋黨
則申毛作毗至反正義引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
宗與播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斯不

然矣承珙案孫氏之論極爲正大傳以朋爲比無比者卽
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次章碩大且篤傳云篤厚卽
鄭子封謂叔段厚將得衆之意箋以無朋爲不朋黨乃易
傳非申傳也陸氏謂鄭申毛作毗至反孔述傳朋比謂無
朋比之行誤以鄭義爲毛義乃駁孫疏云桓叔能脩國政
撫民平均別封於沃自是鄰國不得以傾宗阻邑爲罪此
真悖理傷教之言豈可爲訓

椒聊且遺條且傳條長也按勘記云案正義云尙書稱厥
木維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是此傳以長訓
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比

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及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俱作條也

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稽古編曰宋董氏引崔集注謂匊大於升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群呂氏大

亦言二升曰匊周禮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陳呂之說應本於此承琪案埤雅云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

升後言躬相備而已考今廣雅無兩手謂躬當即小爾雅文然賈疏所據二升爲躬必當不誤自御覽諸書引孔叢子兩手爲躬蓋宋以後已誤二升爲兩手此傳及小雅采綠傳皆當本作二升後人改爲兩手耳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阮氏學經室集曰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聲聲殼古文馨又曰𦉰聲也从只身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衡方碑亦借聲爲馨矣段氏詩經小學云一章曰遠脩且傳曰脩長也二章遠條且傳曰

言聲之遠聞也今本前後章皆作條則毛不應別爲傳矣而足利古本尙可證經言脩者枝條之長條者芬香條鬯之謂傳馨字今鶴聲按勘記云考此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脩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總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聲之遠聞也篇末總發傳毛氏每有此例如采蘋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文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不可通也承琪案按勘說是傳於上章云條長也是總兩章條字釋之次章云言聲之遠聞也是總兩章遠字釋之且上章解言椒氣之

長次章解喻桓叔聲聞之遠此訓詁互相足之例不嫌於
經同而傳異也至衡方碑燿此聲香聲自是馨字之借漢
志郊祀歌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鶉此歌上文
多言樂聲則聲氣必非馨氣遠條二字又與詩同則此傳
馨字似不必改作馨

鳧鷖傳馨香之遠聞也此經文
本馨字傳自作馨與此不同

綢繆

綢繆束薪傳與也綢繆猶纏繆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
待人事而後束也與義明白不可改易穎濱詩傳放齋詩
說皆能發明毛說鄭箋乃謂束薪於野爲三月之末四月
之中見於東方故云不得其時則以束薪爲賦矣集傳既

從毛爲興而又云詩人叙其婦語之詞曰方綯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似此夫婦自爲束薪之事無論昏夕負薪不合情理且束薪旣爲實事則所謂興者又何指也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毛以秋冬爲昏姻正時十月參見東方自此至正月皆可嫁娶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亂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心爲大火三月火始見則時已晚矣疏家於毛鄭昏期異說往往兩存之承琪案經傳以星紀候自堯典夏小正以至春秋內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

無既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未見之時以言之者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夫既不見矣何以爲候古人觀象授時所以明民民所不見何以示之孔疏曲爲申釋云左傳火伏而後蠶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說過於紆回故知毛義不可易矣

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諸家皆以古無稱女子

爲良人者儀禮良席在東孟子其良人出鄭注婦人稱夫
曰良是也承琪案良既訓善則良人男女皆可通稱戰國
策賈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
也此婦人稱良之證漢書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適稱
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師古曰良善也此良人當卽因
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師已有訓此良人爲美室
者矣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嗟茲卽嗟
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
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

嗟茲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
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
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
夫是嗟子與嗟咄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咄乎也故
傳以子兮爲嗟茲卽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承
瑛案說文言部善咨也段注謂咨當作咄今考爾雅釋詁
嗟咨嗟也此嗟咨亦當作嗟咄卽箋以子斥娶者固誤然
猶謂詩人子此娶者集傳言男女自謂曰子兮子兮則從
古無自稱爲子者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稽古編曰：鄭野有蔓草傳不期而會曰邂逅。此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鄭風釋文云：逅本亦作遘。此釋文：遘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覯。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鄭詩正當此。訓唐詩：邂逅指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乎？空毛公之別爲釋也。傳解說釋文音：蠻悅其義，則箋疏俱無發明。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雖與毛義殊，亦足證此邂逅與鄭詩別矣。承琪案說文：邂逅係新附字，陳誤以爲許氏本文，非也。陳意謂鄭風爲君臣遇合，與此詩言男女昏姻者不同。其實邂逅字只當作

解構但爲會合之意淮南倣真訓孰有解構人閒之事高
注解構猶會合也蓋凡君臣朋友男女之遇合皆可言之
魏志崔季珪傳注大丈夫爲
有邂逅耳亦是遇合之意傳云解說之貌卽因會合而
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
故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安帝幸章陵崩于葉閻后與兄
弟謙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
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遇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觀大
旨是會合無分期與不期皆可稱也

杕杜

序云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爲沃所并爾稽古編云綢繆杖杜羔裘三詩序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鶉羽之間槩判爲昭公詩殆非也鶉羽序云刺時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鶉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承琪案序但云刺時自以非一君之世故不能定指某公總之爲昭公以後曲沃日盛晉國日衰詩人憂時感事之作明白無疑郝氏仲輿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杖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乎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傳興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
不相比也此傳杕特貌宋本作特生貌釋文引傳但云特
貌無生字顏氏家訓引傳云杕獨貌亦無生字說文木部
杕樹貌樹當作特卽用毛傳然家訓引說文已作樹貌其
誤久矣釋文湑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傳文比下有次字
疑卽取經文胡不比焉胡不佞焉之義朱氏道行曰詩以
獨生之杜猶葉茂起獨行之人終無與此反興也虞東學
詩曰毛取正興當從集傳取反興承琪案正義云裳裳者
華亦云其葉湑湑分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
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

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此疏申傳甚
諦蓋傳意潑潑菁菁皆爲葉盛其云枝葉不相比次者則
以杖爲特貌凡樹木必枝葉相兼始見扶疏茂盛之狀特
生之杜有榦無枝雖其葉繁密而枝條稀疏不相比次其
榦之孤特自若也猶獨行之人宗族雖多而離心離德不
相親附其身之孤立自若也故傳仍以潑潑菁菁就經文
言葉之盛而以不相比次形容有杖卽以影合與意可謂
善於體物且亦是反與非正與也箋以菁菁爲希少之貌
則與綠竹菁菁及菁菁者莪諸言盛者訓義乖異疏曲爲
申之云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宐以盛爲喻菁菁實是茂

盛而得爲希少者葉密則同一色由希少故見其枝不取
葉爲興耳語多牽強於文義殊不順也

胡不佞焉傳佞助也箋云何不相推佞而助之正義曰佞
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佞爲助承珙案呂
記引崔靈恩集注云佞作次車攻決拾旣佞箋云謂手指
相次比也亦是以佞爲次次與比本互相轉注薛綜注東
京賦云次比也鄭注周禮云比次也此胡不佞與上胡不
比同義比訓輔次亦非不可訓助也焦里堂曰次且一聲
之轉佞之爲助猶越
之與越箋以推佞並言儒行注推舉也舉猶
與也與猶助也以推明佞正是以助明佞耳

獨行最最傳最最無所依也釋文最本亦作幾又作梵書

洪範正義引此詩作熒王逸注楚辭九思李善注文選思
元賦引皆作熒毛於此傳訓無所依於小雅正月哀此惇
獨周頌閔予小子孌孌在疚皆無傳蓋以熒惇孌爲一字
矣正月之惇獨孟子引作熒獨閔予小子之孌孌釋文引
崔集注本作熒似毛詩本皆作熒說文熒回疾也段注云
回轉之疾飛也引申爲熒獨取衰回無所依之意其說亦
通又說文暈下云目驚視也引詩獨行暈暈字同今詩而
訓與毛微異然無依之人獨行多懼義亦未始不相通耳
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案古稱同姓有親疏之別周
官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庶姓無親者

異姓昏姻也則此同姓乃統宗族言之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注云所出王之廟此同姓亦統言之禮記大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疏云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相報總麻是服盡于此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滅殺同姓也其庶姓別于上者五世以後庶姓別異于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于上也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據此則以其承高祖者爲同姓高祖以上爲

庶姓此詩對他人言之則同姓當謂其始祖者上章同父
舉其至親下章同姓舉其至疏所謂以兩頭該中間也傳
以同姓爲同祖乃統宗族言之非卽以祖爲祖父正義云
上云同
父故云同姓
爲同祖非是若謂曲沃亦晉同姓服屬未遠爲疑則虞東
學詩云桓莊武三世弑逆律以春秋之義絕不爲親詩人
所言同父同姓義別有屬不得疑此謂非爲沃事也

羔裘

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案呂記引
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
豹祛之人是朱子初說本從序也及著集傳以居居究究

三言後集卷一
義未詳不敢強解夫爾雅爲釋詩之祖又與於中古在毛
鄭之前此而不信是古書無可證據者矣毛詩寫官記乃
又以居居究究爲美其大夫苟蔑棄雅訓而徒憑臆決
亦復何所底止乎

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按勘記云
釋文祛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
末與禮合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
裘身爲本裘袂爲末無取於袂爲本祛爲袂末當以正義
本爲長承珙案遵大路傳已云祛袂也散文得通此可無
庸復傳自因取喻本末故以祛爲袂末別之仍當從定本

爲是

自我人居居傳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

正義曰釋詁云由用也

案左傳昭八年疏亦引爾雅由用也今爾雅無此語

自由也

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大雅縣自土溱沮傳云自用也正

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承琪

案毛於執競自彼成康傳亦云用彼成康之道鄭箋大雅

江漢自召祖命及注尙書自服于土中皆云自用也蓋此

訓雖不見爾雅實爲經傳通義但此詩毛祇訓自爲用而

我人二字無釋箋旣云役使我之民人又云不恤我之困

苦上我似詩人自我下我又民自言我語意不順今謂自者詞之用也我人對下句他人言之乃指其在位者云此羔裘而豹舄者我也乃用是居居然懷惡不相親比何也自我人居居猶言我人自居居倒裝句耳下乃云豈無他人能恤我者乎念子故舊之人而不去如此似於文義較順

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與毛義合案說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不遜也倨敖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鄧都傳丞相條侯荀子子道篇云子路盛服見孔子至貴居亦以居爲倨

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有

諫汝矣裾裾與居居同亦謂其有倨敖之色也

魯頌駟以車祛祛唐

石經作祛祛傳云祛祛彊健也方言祛謂之裾郭注云裾或作祛是古字裾祛同祛祛爲彊健亦於裾裾聲義相近

豈無他人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正義曰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承琪案疏申箋義是也後儒有謂他人指曲沃者姜氏廣義曰曲沃之君民已讐之屢世豈以上不見恆而萌事讐之心箋泛指他國是也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去之誠所不忍且子爲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

心好者言子在故國而無異志亦足爲人所親愛皆忠義
感發語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義亦見君臣無
立國之經猷也

自我人究究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究
究窮極人之惡承琪案王逸楚辭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
貌也其訓與孫炎窮極義相通傳以究亦爲惡故云究究
猶居居是於雙聲取義蘇傳以究爲久嚴緝以究爲察皆
可不必

鴉羽

序云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政役不

得善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稽古編曰鄭箋以昭公孝戾鄂
戾哀戾小子戾爲五世此非也序旣云昭公之後不得併
數昭公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
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
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
也承琪案以孝戾至緡爲五世李氏集解范氏補傳已云
然况詩中明言王事左傳隱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
立哀戾於翼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哀戾之弟緡於晉九
年虢仲芮伯梁伯荀戾賈伯伐曲沃皆所謂王事也然則
此詩云刺時者當作於小子戾及緡爲最後一二君之世

孔疏以爲追刺昭公謬矣

集于苞栩傳栩杆也稽古編曰此詩苞栩及秦風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其爲兩木惟嚴緝云詩有二柞櫟爾雅栩杆唐風之苞栩是也又櫟其實株秦風之苞櫟是也今案草木疏二風之柞櫟各有釋藝文類聚於柞引爾雅栩杆及車牽采菽旱麓詩於櫟引爾雅櫟其實株及秦風苞櫟之陸疏則嚴說非無據矣承琪案陸疏於苞栩苞櫟雖各爲說然其說苞栩云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杆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杆汁謂櫟爲杆五方通

語也其說苞櫟云秦人以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
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椹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
柞櫟或曰木蓼幾以爲此秦詩也宐從其方土之言柞櫟
是也據此陸雖以柞櫟與木蓼之櫟爲二木然於唐秦之
苞栩苞櫟皆爲柞櫟仍一木也說文栩柔也其實阜一曰
椹从木羽聲柔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朽椹栩實也从木葉
聲艸部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从艸旱聲此則栩柔椹櫟
竝爲一木椹卽今之椹字惟木部櫟下云木也椹下云櫟
實段注云許櫟椹二篆連屬正與陸疏云木蓼子房生爲
椹者合然則許意謂櫟爲木蓼也艸部草斗櫟實也當作

柞櫟實損柞字耳草下之櫟非木部之櫟許意柞柔櫟草
爲一物是名柞櫟亦名櫟而非柞也亦非子林生之櫟也
柞與械爲類櫟似檉椒艸部以朶系諸檉椒矣此則以朶
系諸櫟也今案段說分析甚細詩單言柞或連言柞械者
自與柞櫟不同若苞栩苞櫟則同爲柞櫟卽說文別以木
蓼爲櫟然本非詩所有也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致也箋云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
力焉正義曰此云盬不攻致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
也經義述聞云如毛鄭所解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
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藝稷黍云云殆失之迂爾雅棲

遲愒休苦患也苦讀與靡鹽之鹽同王事靡鹽者王事處
有止息也王事靡患故不能藝稷黍也所解似較直截承
珙案正義以鹽與盡同於義爲近周易山風盡正義引稽
氏曰盡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序卦云盡者事也謂
物盡必有事非訓盡爲事此解甚晰他若周禮之苦鹽饑
禮之沽功皆卽此鹽字方言鹽雜碎也郭注皆倉卒也又
鹽且也亦苟且之意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卽不堅固
之謂王事無不堅固已含有勞苦不息意原不必更作一
折且四牡云王事靡鹽我心傷悲傳云鹽不堅固也思歸
者私思也靡鹽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此則語本各關

義尤正大若以爲王事靡有止息則近於怨懟以說鴉羽
北山尙可施之四牡杖杜則文王方率諸侯以朝聘伐狄
戎以敵愾而於勞使臣勞還役之詩乃致憾於王事靡息
則是相市以恩而歸過於上恐非有二服事之心且將不
免陰行善事之謂矣靡患之言似非詩旨不如從毛鄭爲
正也左傳襄二十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于展使印段
往伯有曰弱不可于展曰與其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面南北隴敢育處堅事晉楚以
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此謂固事晉楚乃所以蕃
屏王室卽王事無不堅固之意
傳箋所解離合古義不可易矣

肅肅鴉羽行傳行翮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行翮求諸雙聲合
韻詁訓之法如此羽翼翮以類相從不釋爲行列也承琪

案訓行爲翮疑謂行爲猴之假借說文猴羽本也翮羽莖也二篆相次雖似微別然爾雅云羽本謂之翮鄭注地官亦云翮羽本也是翮與猴析言之則別統言之則同也猴行雙聲之轉且詩以鴉羽鴉翼鴉行皆連肅肅言之行自當爲翮此及鴻雁肅肅其羽傳皆云肅肅羽聲也鴻雁釋文云肅本又作翮廣雅翮翮飛也總之不當舍羽翼而別求解埤雅鴉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之說非詩意也

無衣

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美字注疏本有作刺者此疑武

公非所當美而唐譜正義有無衣有杖之杜皆刺武公語
故據以改此序美爲刺耳然序下正義屢言美武公則序
本作美可知至不當美而美則正義明云世家稱武公厚
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
其臣之意美之耳此可謂善於讀序張氏詩賈曰此詩人
述其賂王請命之意似恭而實倨以著其無王之心也劉
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其
與此詩語氣如出一轍也許氏詩深曰此詩之美晉武作
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凡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婦之
所爲故正其失而書刺此所謂美者正如符命美新九錫

美魏作史者但據事直書而其惡自昭揭于萬世而不可
掩此序之書法亦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譌曰此詩作自
曲沃之大夫當其作之之始亦止據事直陳初不知其爲
美爲刺也而序詩者特以爲美武公正以著曲沃大夫黨
惡之情刺意不言自見聖人錄其詩所以傷王靈之不振
欲使後世亂賊知所懼也序首國史所題其下推說意深
且遺空爲淺近者所訾議矣案諸說皆足以發明序義
不如子之衣子字毛鄭皆未明言所指正義曰就天子之
使請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語意亦未明晰集傳以子爲
天子則古無斥天子爲子者且武公雖有無王之心然方

其請命必且謬爲恭敬何敢爲此倨傲之詞公然指斥或
又以子指武公如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
是諸侯之臣亦呼君爲子以此爲作於晉大夫美其君始
得王命之時然使果謂武公服其命服安且吉兮則命服
章數有定次章何復以衣六爲言故惟嚴緝以子爲指王
使者得之但謂言六者變文成章則又非是孔氏經學危
言曰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變
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
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卽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
愧己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煥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

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承琪案孔說是也此述其請命之辭若曰子之衣乃王命之服也今晉君未得王命則雖有衣六衣七而不如子服命服之安且吉安且煥也所以要之令爲請命于王而賜服耳如此兩子字乃爲親切言之旣非傲慢之言而六兮亦非徒變文成章之謂至鄭箋云變六言七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

猶愈乎不觀左傳

莊十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

侯注云小國故一軍疏云晉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蓋春秋之初周禮猶在如曲沃之傾宗祫逆事所罕見故雖釐王受賂尙不敢違以大國之禮待武公則當武公請命或不敢必爲侯伯亦情事之常但於子之衣三字總少著落耳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正義曰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三公毳冕則孤卿緇冕緇冕衣一章裳二章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

章之衣故毛鄭竝不云章周禮司服賈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毳毼毼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緇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承琪案毛於首章七兮云冕服七章此但依典命文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不言六是章數當以正義所申爲是賈疏小章之說似非毛意

有杖之杜

毛詩後箋

卷十

三

序云有秋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姜氏廣義曰武公以篡弑得國國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超然于塵俗之表泥而不滓如後世申屠蟠管幼安之徒固自有人也豈以武公之飲會爲義而就之歟故采一刺武公無以得賢人之詩列于無衣之後以見鴻飛冥冥天子亂命不得而有亂臣賊子不得而汗易曰肥遯其殆斯人歟此編詩之意也田閒詩學云三國時賈詡謂袁紹使者曰歸語袁本初兄弟不相容焉能用天下國士乎卽此詩意承賈案戴氏續詩記已有此說謂武公篡滅宗國孤立無助猶秋杜也常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相

率而去之者故詩人以爲刺近人乃有以此詩美武公能好賢者試思有杕之杜是杜不皆杕凡言有杕者皆取興於特貌若果美其好賢則當如菁莪棫樸舉其盛者言之何故以特生之杜起興乎此不待辨而明者矣

虞東學詩曰此刺武公不能求賢自輔耳諸儒解義各出謂教武公求賢之法何但飲會而已此疏申箋義也謂使武公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會賢者此呂記用陳氏說也謂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無自而飲會之此集傳說也謂君不能養賢國人自致其意曰何以飲會之此嚴緝說也餘說雖多要不出四者之域今案詩言君子適我而

來遊若果中心好之何不飲會之病其不能飲會所謂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以杜之孤生道左與武公之不求自輔事非切類不得爲比爾雅曷盍也郭注盍何不諸家皆據說文以曷爲何似不如爾雅注之曉達承琪案蘇氏詩傳云苟誠好之曷不試飲會之庶其肯從我乎是已以曷爲曷不矣蓋緩言之曰曷不如曷不肅雍是也急言之則曰盍亦曰曷聲近義通故爾雅曰曷盍也

噉有適我傳噉逮也毛於邶日月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此訓噉爲逮蓋以噉爲逝之假借

爾雅作逮方言云北燕曰噉

釋文引韓詩

作逝云逝及也則毛韓義同嗟何適我爾及今可以適我乎箋云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正義曰遠又別訓爲至此則與適我來遊語意重複不如訓及爲善

中心好之曷飲會之孔氏詩聲類云好在幽部會之部秋杜好與會韻乃之幽之通會音飢好讀近海去聲今歙縣方言有之九章妬佳冶之芬芳兮娛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讓妬入以自代承琪案王氏總聞已謂好音粗似切會音象齒切與好相叶然不如以兩之字爲韻之說爲正且好與好會與會二章亦可自爲韻也

生于道周傳周曲也案王氏詩考引韓詩云道周周右也是訓周爲右非以周爲右字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誤矣周右以疊韻爲訓毛則取周旋之義故云周曲也

葛生

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愁矣箋云愁棄也承琪案此棄如猶來無棄之棄也如說文云也逃也故云夫從征役棄也反非卽謂其外也車鄰逝者其也傳云也喪棄也亦非外也之謂此詩三章傳明有夫不在語則必不以爲喪婦之作故箋讀于美也此之也爲無能

得傳意季氏詩解頤曰程子以此詩思存者非悼亾者而華谷則直以爲悼亾今觀詩意角枕錦衾之榮爛夏日冬夜之懷思豈悼亾者之所宜言乎但曰子美亾此則知其或已喪亾而心猶冀其歸也其情亦可哀矣范氏詩瀋曰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於獻公者序以爲刺獻是也古注及程朱皆不作悼夫之亾而嚴華谷獨主以爲說今玩詩文意尙和緩似異於寡婦之嗷殺然曰子美亾此誰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則唐人所謂其存其沒家莫聞知者殆彷彿似之矣世說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作詩誦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尙

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夙
朝劉故主不平耳何氏古義據此以爲悼亾之詩然傳箋
竝無此說公主之不平始以其言褻慢孝標注引小序不
過以夙解之未必六朝說詩者果有此義也

子美亾此誰與獨處箋云子我亾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
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毛鄭詩考正曰
漢書云不以在亾爲辭亾此者今不在此也旣言其夫今
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誰與
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夙未可
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藟之必得所依爲興而言子所

美之人不在此爾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承琪案毛詩寫官記亦引禮弓以證此誰與爲婦人自問之辭是也若田閒詩學陸堂詩學又謂此四字兩韻如易之匪寇婚媾則下二章獨息獨旦又非韻矣

蔽蔓于域傳域管域也嚴緝云變野言域知爲征夫所外之地今我所美之人外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故何氏古義引詩翼云讀葛生蒙棘蔽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掃悲哀之景承琪案三章言角枕錦衾而亦曰予美亾此則一二章此字不當指野與域而亾亦不當作外亾解矣

角枕架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
衾席輜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
自齊而行事後儒多疑齊用角枕錦衾未見所出則王風
正義有云毛時書籍尙多必有所據此語可爲讀毛傳者
之通例周禮玉府大器其角枕罍大記小斂君錦衾此皆
天子諸侯斂時所用疑生時則齊日用之如斂有明衣而
論語齊必有明衣是也然天子諸侯之所服用而此國人
亦有之者豈庶人不嫌上同如碩人傳云夫人嫁則衣錦
加褻襜而丰詩又以衣錦褻衣爲庶人之妻嫁服乎至正
義釋傳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旣不

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物故親之而思夫也
傳又自明己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鞞而藏之此無
故不出夫衾枕則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
又釋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爲主主婦猶自齊
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
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而增思是也此疏申釋語皆明
暢孔氏經學卮言云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齊時所用而
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鞞其常所與其寢之衾以禮自
防有若齊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齊祭乃
演傳義而失之者今案此說過于迂曲仍從箋疏爲得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後漢書蔡邕傳百歲之久歸乎其居
注云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承瑛案今注疏各本
居墳墓也四字是箋非傳此殆傳寫脫誤當從章懷所引
作傳蓋傳於居訓墳墓故下章云室猶居也箋乃更申之
曰室猶冢壙則以居爲兆域室爲窆穴別之若毛於居無
訓而下忽云室猶居也不應鶴突至此

采苓

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案此序語簡意明
後儒從之皆無異義范氏補傳王氏總聞并引申生事以
實之呂記引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請殺太子及逐

羣公子之事可見也及作集傳則第以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於獻公時郝氏仲輿曰事之可據孰有如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

采苓采苓首陽之巖傳與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埤雅云苓生于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巖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也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爾雅翼云苓甘此誤以苓爲甘草故云然辨已見却風而苦若饜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而葑則甘苦相半所謂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惡而

上體美者也則讒人之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矣

此與

范氏補傳略同承琪案諸說過於穿鑿不如毛傳所云細事小行

幽辟無微其取譬爲切且於好聽讒義尤合故呂記曰孔疏引申毛傳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段氏詩小學曰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楊雄反離騷屬煜煜之芳苓曹植七啟攀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爲蓮漢人蓋讀蓮如鄰故假借苓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假借是又借領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楊雄傳但云苓香草名不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

注文選於七發直臆斷曰古蓮字於七啓又曰與蓮同皆
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引李注證唐風芣卽蓮其說曰
水華而采於山顛喻人言之不足信若然豈首陽之下必
無苦首陽之東必無葑乎由六書之但借不明也芣本大
苦不得爲蓮承琪案義門讀書記亦誤以詩采芣爲蓮其
說與朱氏同爾雅翼知舌字芣蓮通借乃以史記龜游蓮
葉之上卽此芣若水中之蓮則凡龜皆可游不足爲奇不
知龜策傳又云常巢於芳蓮之上故曹植七啓用之若芣
爲大苦不得言芳漢人多言芳芣故當爲蓮之假借若詩
自言芣本無庸改爲蓮也

人之爲言箋云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釋文云爲言子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陸意因箋言爲人故讀經爲言如相爲之爲以詐僞之義爲非正義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正義從定本故皆作僞言然又用箋義述毛云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不知箋云爲人爲善言則鄭意爲言是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疏說旣非鄭意而又以箋義通爲傳義承琪案詩以采芩首陽興人言之不可信傳以采芩細事喻小行首陽幽辟喻無徵夫無徵之言必僞言也則毛意似當作僞言與鄭義異孔

疏合而一之殊誤王氏經義述聞曰白帖詐僞類引此作
偽言晉語曰偽言誤衆是其義也

舍旃舍旃箋云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
使見貶退也歐陽本義曰人之爲言四句以文意考之本
是述一事而鄭分爲二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
旃舍旃知非二事承琪案此說是也人之爲言只當作人
之僞言箋云稱薦人之言則序本刺聽譏者言人之不
善何反云爲善言以稱薦之鄭於爲言既誤解而於舍旃
又云謗訕人與爲言分爲二事末句人之爲言乃云人以
此言來則又總稱謗謗訕爲一揆之文義皆屬不合

苟亦無信苟亦無然傳苟誠也毛意以苟爲決詞蓋然者

是也無然者無是也

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凡經言無

然皆如

是解 上言人之僞言誠亦無可信矣當舍之當舍之

附

傳云旂之此不復訓疑

釋文曰旂之也 誠亦無是事理也首章無信者不

信其言次章無與者不用其言三章無從者不聽從其言而皆繼之以無然者則直斷其無是如此則人之僞言何得施其伎哉此真止譏之法也鄭箋訓苟爲且訓然爲若謂且無信受之且無吝然後僞因謂人言當舍亦且無遮舍之而徐以待其審察則是猶豫狐疑聽讒之根尙伏幾何不復爲護人之所中哉故知訓苟爲誠傳義確不可易

毛詩後箋卷十終